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巖集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周謨揚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西巖集卷十七

元 張之翰 撰

引

真定鄭丈八十詩引

古之壽以百歲為上八十為中六十為下自俗澆政圮人壽日促七十巳稀况八十百歲者乎真定鄭丈年登古中壽視聽不衰飲啖如少壯時子禮敬之嘗為福建省醫由便養乞歸欲求賢士大夫賀章請余為引愚謂

有保身之藥石乎曰無有也有延年之方術乎曰無有也但静而無為澹而無欲不困於形勢之徒不汨於聲利之域消疾病於安閑變憂患於樂易故能處世愉愉也余曰嘻果得是道政與廣成子無勞無揺老子深根固蔕之説相近必將松形鶴骨為耆頤以上人其賀豈止此邪愚以藥術期者何太淺敬之惟孝養焉至元甲申重午日邯鄲張某引

詩學和璞引

醫一術也非方論無以為良醫匠一技也非規矩何以為良匠矧吾儒之文章乎矧文章之詩學乎夫詩之來遠矣蓋見於唐虞之末著於殷商之時聖人集三百篇列之於經取其可以告神明薦宗廟風君上諭朋友故也至於春秋列國諸卿大夫未有不通詩者皆以所賦卜休咎成敗其為用如此降及後世有行而為離騷分而為九辯變而為古調創而為近體然去古漸遠氣格稍弱中間自成一家得左右風雅者為不少世之人必

欲攀屈宋之駕登李杜之壇出乎喜怒哀樂之至情合於仁義禮智之中道可不知所效學求所矜式乎太原楊遯庵先生博綜羣籍尤深六義特集一書名之曰詩學和璞亦方論規矩之意也既成帙將鋟木以傳且囑予為引觀其事類精當句律嚴備實詩家趣堂奥之門户求魚兔之筌蹄也或者問名焉余因告之曰璞之之說非止以鏤風琢月之為工鐫花刻草之為巧亦庶乎使夫後學有以去浮華就簡質得詩之真復詩之本返

詩之古者矣嘻彼讀是編不遡流以窮源循末以知本空紙穿穿穴於其間者豈特反良醫匠之愧抑將見先生抱刖人三獻之恨也學詩者其勿謾

俱蘭石詩引

天壤間奇石由禹貢青州而下曰太湖曰靈壁之類固多如張氏子所藏俱蘭石者世則未聞也按唐史俱蘭與吐火羅接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琢石取之今觀其石青質白章金堅玉潤擊之鏗鏗然有聲其大雪

之所凝結乎俱曾之所胚渾乎金精之所變化乎皆莫得而詰所從可竒者拳然一雲根隨風帆海船越巨浸萬餘里以達中國既不登竒章之甲乙又不及宣和之恩澤如有徳君子遯隱於市雖窮年竟歳寂無人知亦未嘗作幽憂憔悴色予盍薦以文登玉盛以高麗盆注以天池水繚以博山雲求當代名筆揮而鎮壓之使與仇池齊名九華竝價不猶愈於宋愚人什襲之為寶者其或不然吾恐一日震雷忽驚隕星復化則悔之無

及西巖子乃引之於其端

吸月杯詩引

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俠客刺之垂其首於木上化為椰子林邑憤剖作飲器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如酒俗稱曰越王頭飲其漿器其殻蓋始于此自梅聖俞有飲器之句張于湖有酒榼之詠元遺山有椰瓢之語近時士大夫多相傚用尤貴其小者至元癸巳予再到杭與霍侍御恕齋郭御史北山飲鮮于都司伯機家恕齋

出杯纔容合許酒一再行便覺風味十倍于前恕齋請名伯機目之曰吸月乃取其目瞠然其腹㗑然蟾蜍之象也諸君可其名將賦以詩須予題端余意吸月之象恐非區區一蟾所能盡吾恕齋方辭風憲之職樂湖山之身遇浙間佳處輙留數旬或傾洞霄泉或酌烏程春至于湛晴空散浮雲升素魄破黄昏玉兎之影在手丹桂之香着人吞流光而嚥芳津澆胷中無一點聲利塵如謫仙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坡仙月色如銀酒斟

時須滿十分皆隨意而足視此可謂無神雖不余掐當與席賓是年燈夕後十日西巖張某引

說

鄧秀才名字說

天下事未有不成於勉而敗於不勉故古之人多致力於此真定鄧漢臣有子曰思明年二十許玉立可愛方挾册從師學意前名有所未安乃請更於余余名之以勉字以勉甫從而語之汝讀書學道他日為君子為善

人為名卿材大夫要皆從此字中來幸毋忽

濟南趙氏二子名字說

濟南趙國器以貲雄鄉里而復樂施生二子乞名字於余余取語見得思義之論而名其長曰思義而字以得之取記見利而讓義之語而名其次曰讓義而字以遜之思義讓義讀書時當熟究予制名字之意余亦以此期汝於有成也其或不思不讓如義何如義何

曾君友字說

清源曾氏子棣孫字君友請余述其義余應之曰此棠棣之詩其說諸儒雖小不同大率不過謂兄弟如華蕚相承相附相親相恃故能强盛光輝也兄弟者天屬也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在父母左右食則同案衣則同服未始不相愛也及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未有不少衰也葢篤厚之好日少疏薄之情日多非深於友悌者曷以免此今君友承閥閲之後處昆季之間乃父既名以棣復字以友是必欲相承矣相附矣相親恃矣果能熟

讀此詩不負其義余雖歸中州去清源數千里他日聞郡中有同居一庖為世家法者必曰吾君友也

凤桃字說

建安凤景說攜其子桃謁字於余時年十有五問所讀書皆歷歷成誦問所學詩章字畫亦進退可喜從而語之曰古人以草木名者多矣如穆公以蘭惠伯以椒令汝父學古又命汝以桃是必有所為而然也雖然桃之為木果屬也葢本不茂而華不秀華不秀而實不美觀

子之強記默識可謂本茂矣觀子之作詩寫字可謂華秀矣但未知將來立身行道結實何如也故字以汝實桃乎桃乎汝既茂既秀當思所以實美之意慎毋望乎生摘之與蚤成也桃其勉旃

接花說

夫草木天地之有生世人之無情亦當可愛而不可去者何哉蓋必有所主而然故杏之於孔壇蓮之於周茂叔菊之於陶東籬梅之於林西湖之類是也至元丁卯

余寓相之明年見吾友者於所居之庭實命其徒伐花樹且謂㔹爾斧斤備爾器用我將惡俗而好奇仍舊而置新誅此而活彼也乃詢其術曰以春之孟木性所未動半凝半死如醉如夢是時去其本根易以他榦且重封複褁庶寒不切肌膚風不廹爨舉已逮乎二氣降升雨膏以霑露澤以濡俾津津脉脉勾連貫通既而凝者覺死者甦醉者醒夢者寤萌時而萌蕾時而蕾至於花之盛實之美又非向之所比殊不露其補結痕渾然造

物胚胎之所出也余聞之竊自喜曰今吾友之居荆棘刺眼者有之蓬蒿沒人者有之以子之術將見他日芟之夷之剪之或易以為松或易以為栢或易以為芝蘭玉樹使人望之可喜可愛未必不由此矣噫花植物也苟識其理順其情能變俗而奇仍舊而新即此而彼以人力之有為奪化權於無窮矧人靈物也可不去寸田之惡苗而接以善萌可不去客氣之浮華而接以正學之成實哉或有不道德為根株不仁義為枝葉甘老於

無戒問之則曰天之所挺生性之所秉賦賢則賢愚則愚實終身之不易者何不思之甚也吾顧見其人亦以是語之

贊

葵軒壽容贊

烏紗者巾班杖者筇舉頭便是南山雲着脚不到東華塵悠然有淵明之風味飄然有太白之精神及其廹而視之乃青社所謂乎葵軒老人

高相士眞贊

鬼其眼神其口閱人多矣十中八九胡為半世而蹉跎不救一身之奔走以余觀之雖日近於公卿决非奪富貴之手何如杖屨青山圖書白首參華嶽陳希夷以為師訪茅山李士寧以為友列名於隱君處士之間此分内之固有待子倦游時然後知余言之可取也

鈍軒逸皓贊

鈍軒逸皓趙君余聞之舊矣至元壬申承楊

庸齋嘗命為公作芝蟾研滴詩每以不熟其

面為恨後七年己卯其子穆克敬以君真贊

見請時諸君佳製已成巨軸因例題其後

智巧創物神術寓占猗歟趙君二者皆兼或鼓冶其芝

蟾或盤礴於風簾慮跡之彿晦與德之不潛復逸皓而

自稱配鈍軒而自謙若謂逸其好古也甚勞若謂鈍其

名世也至銛是必有所深得恨無從而可覬及睹夫落

落眉宇軒軒鬚髯凡三招而不答但風動乎霜縑

王泗州伯潛真贊

端其躬不膌而充正其容不冽而融鬱乎澗底之青松飄乎天際之孤鴻是造物所畀有大不同登泰山蜀嶺以壯其氣觀江濤海浪以擴其胸將見斡千鈞之筆縛虎豹而去虯龍或置之嵒廊可以作時雨或處之臺閣可以生清風彼泗水者不在乎外而在乎中也

洪崖先生畫贊

胡東皐夢弼以洪崖先生圖見示觀其神行

風動飄飄然如遇於蓬山閬苑間亦自覺非塵土中人也故喜為之賛曰

瘦筇過頭帽壓肩短靴烏帶紅衫鮮鬚眉修踈目光圓不騎雩精後空牽飄然一氣横青天不語知是洪崖仙僕有五人役使全所執各殊名亦偏怪怪竒竒相後先終南太華遙相連乗風來來去凌烟今在若箇山之巔自憐無力耕寸田平生漫讀書八篇幾時落盡塵中緣取壺長盈杓自然與公共醉春風前握手一笑三千年

白馬真人瑞像贊

昔乘青牛車乃侍經于度關之初今騎白馬像復授經於昭臺之上既變化之不常奚飛騰之可量僕欲求九丹之訣扣三寶之章但見紅雲融融紫霧濛濛恍不知牛之為牛馬之為馬真吾夫子所謂其猶龍乎其猶龍乎

墨竹贊

茅山道士梁中砥購此幅於燕都畫肆中印

則文湖州名也須鄙語題詠昔湖州為道師

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勿令他人畫字待子瞻

來作詩其側今中砥得之視執中固無愧區

區不才敢望坡仙髣髴乎固謝不已乃賛之

曰

異哉老可何物蟠胸發草聖之餘蘊寫墨君而尤工游

戲三昧造化同功獨逼真於蕭郎屢見賞於蘇公橫枝

忽當眼一洗紅紫空色澹意足形瘦氣充便欲掃空庭

之落月來靜生之清風昔贈道師有曰執中余意君其後身不然何二百年而偶相逢邪

孝猿贊

武昌民家有二猿一日母死其子抱哭不已家人知莫可奪乃空其皮實之以草子哭之如初吾文端御史因按事得詳命工繪圖名之曰孝猿西巖張某爲贊曰

昔有射其猿母子嘗爲之搴瘡今覩抱母皮而哀母死

又豈拔箭捲葉之可望當其痛入中腸淚下淋浪一叫而山月墮再叫而江雲蒼行者聞而欷歔過者見而慘傷悵玆猿之安在恐遠隱而深藏或將封巴侯衣周服其孰謂之匪當不猶愈於中天地而立稟萬物之靈反不卹其親喪

銘

碧澗堂銘

武夷詹德父洎其弟正父取朱文公蒼崖無

古今碧澗日千里之詩名其堂進齋徐先生既為之說西巖張某又為之銘曰

崖蒼兮鐵顏澗碧兮玉色踞蒼碧之佳趣乃武夷詹氏二子之所宅堂既肯搆牓亦隨揭朝於此以進德暮於此而修業是豈徒宿簷下之白雲汲階前之明月仰巉巉萬仞者即吾氣之剛直俯泠泠一派者即吾性之澄澈融物我而為一無内外之分别若是則石可裂名不可臧泉可竭號不可絶將有光乎考亭之詩與夫進齋

之說演而銘之者又何負西巖之逋客

山水石硯屏銘

至元壬申春二月朔日余見相國平原公子復逺於私第之東齋公子適圖書之暇示余以山水硯屏余愛其天挺地秀氷斲玉削特立不滿尺許而嶄岩峭崛之狀洶湧淼漫之勢起乎目前久而視之則心融意會使人塵臆豁然無異於倚峯懸瀑之下實几席之珍

玩也因為之説曰世之卿相之子率多挾豪恃貴佚游嬉戲日作聚蚊之樂顧筆硯為何物令吾公子遽肯區區以片石為貴蓋造物畀之之意良有以也且屏之功非徒障陶泓之面使客卿得以肆其志濡毛錐之首使楮生得以騰其光庶吾公子常常見之猶巾几之有法盤杅之有誡觴鏡枕杖之有銘得知聖人有樂山樂水之理日夕靜動體仁與智

將見親賢炙聖澡身沐德以之屏矜色辟妄念禦邪氣心田如硯之事防閑性天如硯之涵清澈也如是則屏可為君之奇玩君可為屏之賢主所謂造物者之意復何負為公子聞之喜曰子既觀之而又說之更當為我銘之故銘曰

硯之有屏恐汚以塵人於外物兮可汩乎貞

動石銘

第二峯有石方丈餘以手可動故為之銘銘曰

生中峯鎮八洞萬牛不挽一步前兩手可觸千鈞重倚松風兮無入海之鞭枕蘿月兮有游仙之夢既不走于資又不隕于宋玆乃陰中之陽靜中之動可謂得艮之體而兼震之用歟

李長卿有本堂銘

最靈者人肖形乾坤匪父與祖孰子若孫如水之源如

木之根乃浚乃培益大益蕃齊有李君克踐是言我作堂銘以貽後昆

探賾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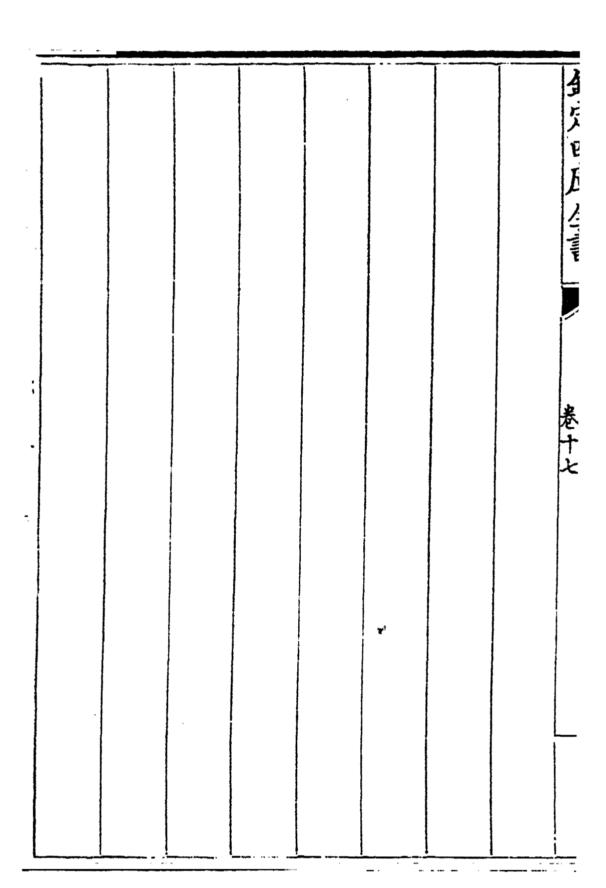
成變化者莫神乎著定吉凶者莫知乎龜後之君子則而象之探賾玩賾夫何遠而

箴

筆箴

筆者必也君子建大議決大疑斷大事咸取

必于斯焉故曰筆然售是藝者尚鋒鋭則易
敗攻媚說則難任陸生能兼之世濟其美亦
茗霅之善善者故貽之箴因自警云
錐不利天下否用則昌天下光骨鯁于厥躬人豈爾從
闒茸于厥衷世豈爾庸剛則抑柔則直吾以汝為良弼
惟必能一惟一能畫敢告君子聿修厥德



西巖集卷十八

元 張之翰 撰

題跋

題江景良所藏朱文公帖

曩歲過考亭訪文公遺墨於諸孫時天戈甫定散落已無幾頃會越帥汪恕齋孫景良出此巨軸皆與景良高祖提刑曾祖侍御往復之書何用心之勤耶噫世之碌碌無聞者雖長篇短簡累千百言曾誰之顧公詞翰為

人寶藏若此此學與不學之分也後數帖尤佳至於篤姻聯叙親情中間以道誼相期勉者諸公言之甚詳兹不重出景良可謂世守家法者也惜無能廌達之至元壬辰春邯鄲張某斂袵書

跋莊曉山雞唱集

閩山莊曉山作詩數百篇號雞唱藁説者多取風雨君子不改其度之義余獨以為未盡曉山勤於詩者也雞唱即雞鳴也豈不知雞鳴為善者舜之徒雞鳴為利者

跖之徒所趨雖異其勤不殊是雞鳴而起孳孳為詩者非曉山其孰歟試呼窻閽司夜能言共評此説為何如

題資山集

詩固多體有館閣有山林有神仙有英雄蓋人之不齊所作亦不齊如鄭先生資山集乃英雄之詩也世之論資山吐清氣於談兵之餘寫壯志於看劒之際抱負如此無成以終嘗有位不究才之歎余獨以為不然想當時同輩從軍戎處富貴者亦不少乾施坤轉泯泯欲盡

而資山之名方傳非詩能致此耶奚歎為覽者試思之

默齋手帖後

嚮觀劉後谿序默齋文集有曰先生性命之談如易有太極濂溪加無極何也方寂然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是太極也今學者數千百言不能盡君則數語而足及作明道祠記又云學者察於日用驗諸同然者皆廢倀倀然莫知所歸論說徒多踐履盖薄終日談六經未必不疑經也此碑一出惡其言者尤

衆或違之權臣遂罷廬州機幕竊嘗疑先生師南軒南軒友晦庵當宋朝正尚此學莫有異同獨敢建爲此論恐亦序說太過也頃過上饒於先生外曾孫王遠家得默齋全集讀之其說具在今觀是帖其辨義利甚明嗚呼非當代豪傑不惑於世利不移於流俗直以孔孟爲主亦何以至此玩味再四不忍去手益知默齋之學可敬矣後谿之言可信矣世之爲學者可以有所警矣

書懶庵別集後

始予過江浙間聞懶庵才名竊意師本優婆尼不過多讀本色書能作本家語耳及讀是集見一詩一文皆從法度中來無半點蔬筍氣使人三復不已可謂所見勝所聞矣

題留君衛家藏水林手澤後

平宋之六年余自江浙入閩時故家文物零落殆盡惟紹興丞相後留榮君衛藏書尚在意必有可觀者既而果出水林寄雲麓水調歌遺墨求跋水林于雲麓為弟

於君衛為叔祖也其詞似稼軒其書類山谷以余觀之非水林脫綺紈之習積筆硯之功何以作此非雲麓謝館閣之榮就山林之樂何以當此非君佩家庭之訓揚祖考之名何以實此噫世之人聞君衛之風亦可少愧矣

題山雞自愛詩集

楚州陳平埜以詩鳴淮上且題其集曰山雞自愛葢取照影以自況余謂詩之學非精神雄俊不足以到骨格開張之時非文錦絢爛不足以造皮毛脫落之地平埜

能變化如此當有千萬人之愛奚自愛而已幸無溺

題劉洪父梅花百詠後

近世梅詩自逋仙兩句以降大率不過琱花刻葉而已未有如劉教諭洪父以太極六經梅等題演為百詠者究其用意葢欲內外透徹彼此混融梅即道道即梅故說性說理處不患其不幽且深但恐搜索太過令洪父年踰七袠精力尚健向晴窻淨几時加點校使五千六百字皆妥帖而渾成開卷一讀便覺暗香直到玉冲龍

中吾知其必傳至元丙辰長至日西岩逋客張某書於維揚寓舍

跋煙村縱牧圖

歲在馬羊赤地千里不下一粒種饑民食牛將盡忽見此童縱數牯於煙村風柳中方煕煕適意不知童之為牛牛之為童有物我相忘之態其可喜也夫

題長沙喻清仲紀行編

長沙喻清仲赴京有紀行一編朝廷諸老皆謂得洞庭

清淑之氣帶湘江欸乃之音此固妙論以余觀之清仲年方強仕抱負不淺北走數千里由歲貢而觀國光見中原之河嶽萬方之衣冠九衢之鞍馬必有得於胸中將發揮所藏隨意落筆恐不止此他時榮歸試傾囊自較當驗斯言

題藍山近槀

弋陽張先生以近槀示余余讀之洒然見一詩一文無半點塵土氣意必朝餐藍山之秀色夕飲葛溪之寒光

不然何胸中清至此耶

跋屏山集

崇安劉伯禖洎其弟伯裀以祖文靖公屏山集見惠且索數語為跋予伏讀再四竊意聖傳論復齋銘諸作世所共傳固不必論如朱晦庵辭一篇中間諄切至到灼見底裏可謂盡善誘之道世人以晦翁後游延平門又嘗極口推贊便道皆從李學中來正所謂癡人前不得

說夢

跋林野叟詩續藁

詩僧莫盛於唐宋唐宋纔百餘人求其傳世大家數不過如皎然靈澈貫休齊已惠崇參寥洪覺範餘則一詠一聯而已高沙林野叟有詩名淮海間近袖續藁過余余愛其氣無蔬筍語不葛藤竒聯警句已足出人一頭地抑未知曾參皎澈銅撥歌東林寺之峻拔乎曾擬休巳古意風琴引之精深乎又未知曽效崇寥覺範淮上别墅臨平竹尊者幽潔之與老健乎觀叟之刻意餘藁

必有是作待他日見之當於諸老閒立伯仲論也

跋王吉甫直溪詩藁

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蓋不知詩法之弊始於晚唐中於四靈又終江湖觀直溪所作至其得意處可以平步晚唐矧江湖四靈乎悠悠風塵作者日少我輩更當向上着眼江南耆舊中尚有文本心在聞吉甫嘗遊其門他日試呈似之公必笑領

跋張從之止軒詩卷後

至元癸未余來山陰府從事張從之以止軒詩軸相示葢渠鄉中時所得也余謂中州諸名輩如此老天假之年得見混一使之登會稽探禹穴其所作豈止此耶

跋草窻詩藁

宋渡江後詩學日衰求其鳴世者不過如楊誠齋陸放翁及劉後村而已固士大夫例墮科舉傳註之累亦由南北分裂元氣間斷太音不全故也余讀建安劉近道

草窻詩槀見其風骨秀整意韻閑婉在近世詩人中儘不失為作家手然中原萬里今為一家君能為我渡淮泗瞻海岱游河洛上嵩華歴汾晉之郊過梁宋之墟吸燕趙之氣涵鄒魯之風然後歸而下筆一掃腐熟吾不知楊陸諸公當避君幾舍地但恐後日之草窻自不識為今日之草窻也

跋李東岩斐成詩槀

東坡謂柳詩在淵明下蘇州上所貴外枯而中膏似淡

而實美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李君東岩有詩數百篇尤長於五字葢善學韋陶者也余於是藁故書末知吾東岩以為何如

跋舜泉詩後

舜泉在歷下古今題咏固多干戈以來惟歐公石刻在至元辛巳孔文貞從善來任郡幕拜謁之餘訪求遺文得今内相復齋先生唐律一篇勒諸翠琰期與歐詩為不朽若從善者可謂好古君子也

跋蘭灣詩

丹碧趙君元袖敗册數葉謁余曰此老夫蘭灣詩也平昔所作甚多兵後僅有此耳余以公事倥偬未暇一讀渠即持去欲求完集相示越數日竟無别本但出片紙請跋余應之曰君知夫蘭乎古人謂不以無人而不芳比君子也久而知其芳比善人也今君既以蘭灣名其集余雖未熟其詩是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作蘭語有善人之行然後能稱蘭號否則非吾所知待他日得君

全集當別下一轉語

跋彭萊山饑來詩藁

廬陵彭萊山携饑來詩藁過余歸舟needs須數語為跋世有坐詩窮者乃易窮為饑是加窮一等矣古今詩人惟東坡最知其饑故詩有清詩咀嚼那得飽又秀句出寒餓蓋不饑則不清不餓則不秀今萊山走江湖數千里空囊蕭然無一字堪煮腹雷鳴而腸火煎日夕作苦吟聲果得坡之清出坡之秀猶恐饑之不至復奚辭或謂

方將挾星術游天都饜五侯之鯖醉千日之酒以療平生之饑噫此詩之外者也非余所知

跋詹山笠詩槀後

近閩冠起建之屬縣衣冠文物零落殆盡浦城詹山笠獨携此槀脱身於間關鋒鏑中又且進進不已是必天欲大昌其詩君不可不勉

跋徐擇齋詩文後

自余至泉南訪前賢遺文皆曰洪陽岩徐擇齋文筆之

傑出者也既得陽岩雜著而徐藁邈無聞焉或云易簀之際手自焚去方慨嘆不已劉君衛持詩文一軸見示乃擇齋為渠家所作也讀之甚有古意因録藏行槖傳歸中原亦豈特使斯文不朽將見世之名公鉅卿論東南文物自歐陽詹以來勿謂泉無人也

書徐復齋閔慕詩刻後

復齋先生嘗提刑山東甫再歳而去所留篇什蓋散落無幾後數年某承乏憲幕得閔慕詩其格老律嚴固不

必論至所謂愧無善狀不宣遺化之語又可見當時為
治自儆之深意也噫以先生之才之名之德尚且若此
後之君子宜何如哉乃命工刻石以龕

書吳帝弼餞行詩冊後

江南士人曩嘗謂淮以北便不識字間有一詩一文自
中州來者又多為之雌黃蓋南北分裂耳目褊狭故也
盱江吳帝弼近由建學提舉得主安仁簿以燕都諸公
餞行詩見示由鹿庵左山二大老而下如宋祕監之渾

厚王禮部之圓熟閻侍講之典雅李諭德之警戒徐參省之情實魏侍御之雄拔馬刑部之精切夾谷郎官之感慨楊修譔之古秀王儀曹之巧麗皆余所素知南來所未見也君攜此冊試令向之好雌黃及謂不識字者一讀余不知以為何如

書黃山翁仰山詩帖後

余為翰林時嘗與院中諸公游都西玉泉香山諸名刹往返數日唱和成軸惟仰山稍遠留俟他日令觀黃山

翁帖形容煙景盡在目前不惟此山之不必游如此詩此字亦不可復作也晴窻展玩不覺歎服

書丹山詩刻後

宋季士之趨時好溺時習弊于科舉訓解者十八九獨丹山先生能游戲二者又嘗辛苦于詩故一時篇什如韶州曲江墓諸作皆為人摹刻至今傳玩不已非胸中自一天筆頭有餘地卓然自拔于流俗者亦何以得此後之君子誦其詩想其人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警也

夫

題曾茶山風月堂詩

西湖書院旣成山長陳宏訪石欲記其事得廢碑于華亭尉廳故址余往視之土花斕斑注目再四始知茶山曾文清公隆興間題風月堂詩也堂舊在湖上詩有西湖地僻少人知之句其孫果淳熙乙未尉華亭時所刻余遂命宏移立于湖之燕居樓下公贑人諱幾字吉甫清江三孔甥嘗問句律於呂居仁渡江後陸放翁師之

得其傳故贈公詩云清如新月初三夜淡似中泠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劒南已見一燈傳為詩人推重如此仕至禮部侍郎送數刻石之歲自淳熈乙未迄元貞乙未周两甲子有物護持不與瓦礫俱碎今復鎮是湖豈無數耶輙不自揆追和四詩且及公出處之大畧使來者有攷云是年長至日邯鄲張某題

題詩意圖

此圖趙集賢寫茅山梁中砥送僧道存意也中砥黄冠

能詩者存雖余未識觀其詩知其為人方二教徧天下其徒相詆毀不啻若敵國然今梁與存反常合道略跡取心以氣味相得不知黄之為黄緇之為緇能往來為方外友宜名筆發揮如此三茅余舊游山中一樹一石皆當時杖屨間物耳想夕陽下明月出飄飄然行吟于松聲楓影中亦平生之至樂也但京塵撲人不能推敲其旁臨紙著語良用悵惋至元辛卯六月望日題于大都所居之西齋

題高文舉篆千字文

後世之評篆者當謂李陽氷後便到党竹溪竹溪後便到高松庵留宋十六年向之真蹟尚不可多得況北歸後者乎至元巳卯燕士趙克敬所藏千文示余蓋授渠絶筆書也觀其隨手任意無半點幽憂不平氣政如子美夔州後詩退之潮州後文皆不煩繩削而盡神妙矣克敬能刻諸石得與党本並行千百載之下亦足少慰公於九原也

書龔存耕集慶圖後

自韋氏宗會法蘇氏族譜記後世之士夫鮮留意於此今觀高沙龔君存耕集慶圖至於叙尊卑第長幼初不計其豐儉厚薄惟以無忘親情為主茲亦韋蘇之遺意也存耕兄恕齋而姪六牖蓋族之長而賢賢而又文者龔氏弟昆子姪方森然鬱然果能遵其訓誨聽其約束豈特使人人有和氣世世無間言又安知將來不有名節如楚兩君治政如守渤海者出乎

書進齋進學圖後

福建自歐陽詹然後文學興至朱晦庵然後學道盛近世士大夫非朱書不讀以歐陽學為諱故晚生後學凡集解講義多可觀至於鴻文大册可以聳動當世垂耀後來百不一二見此學與不學之判也至元壬午余由泉過建教授吳君可大以其師徐進齋進學圖求跋余謂進學之事蓋晦翁說之詳矣諸士子講之熟矣固不待復贅辭其旁然亦知夫韓昌黎有解張宛丘有記乎

此二公之文温粹雅正反復至到亦非外乎禮經所謂進學之道學者果能兼通博取合而為一言則成文文以貫道恐亦不害於性理方南北混一光嶽氣全大音復振之時必當有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如龍虎榜中人出又豈特無愧向之訓詁傳註而已觀圖之所有浩乎波濤者溺人之津也飄乎篷帆者濟人之舟也與乎門闌者指人之關也蔚乎花竹者托人之宫也而徐之區區為是者雖曰自警亦由當世之人多溺於所習

死猶弗知而後哀之也噫彼覽是圖讀是說或迷而未復惑而未悟幸無使後人復哀後人也是年七月晦日邯鄲張某書

跋金壇李氏唐誥後

曩讀王明清揮麈録載丹陽呂城李格秀才系唐大鄭王出有武德貞觀以來告勅竒甚至元辛巳余以御史裏行道其里時燼宋南平陵遷谷變問竹林委巷杳不知其何許後二年族孫浩洎弟鎮由金壇抵廣陵持遠

祖觀察公綸軸請跋即王所載之一也余愛其文章字畫展玩再四恍然如見其人既歸其軸從而語之曰自唐迄今已數百年中間幾變亂幾磨滅矣而故家遺蹟能不墮於埃塵灰燼中非神物護持何以至此汝昆仲當三緘什襲寶傳無窮如遇)祖人至慎勿輕出求免吾恐一入渠手又有甚於寒具油者也

跋張老山鵬飛所藏李仲方詞翰

前輩有善交久敬之義遇同志文章字畫妙處未始不

極口稱道如王安石謂司馬温公撰吕獻可墓銘為西漢之文蘇東坡謂蔡君謨書姿格既高而學亦至當為本朝第一令鵬飛提刑出故人李君仲方詞翰裝束成軸請諸公題詠以白於世雖死生交情亦王蘇之遺意也彼好譏評務矜誕視一世人文字皆出已下者能若是乎

書翁存中字說後

文章所貴乎不孟浪不冗長不隨人後必卓然自有所

見從胸中流出可也古心江先生爲翁澄存中作名字說纔三百餘言中間抑揚屈折說盡許多義理非平昔涵養所見不偏流出胸中者何以至此存中寳藏之其三復之

題王氏名字說卷後

人之有名字舊矣自商甲乙後周有顛有夭春秋有逆有戾本所爲别稱道初未嘗計美惡降及後世例擇其名表其德雖父之命子師之訓弟亦不以警爲過盖古

道愈遠名字愈美人才愈下矣觀杜止軒先生所作王氏名字說不過情不浮實隨昆弟子孫所遇皆有以見規戒之義先見弟焉更其名為汝從而字以審言後見兄焉類其名為汝弼而字以輔言輔言所未識如審言掾東曹使絕域擢中省已籍籍有聲及經歷博郡甚為尚書宜山公所稱嘗為題詩有瑤林瓊樹風流在綠水紅蓮姓字香之語槩平昔云為可知非洪範言從作意中來昌以至此其命二子一孫有曰登伯升者有曰長仲

恒者又有曰是似惟有者方皆進修不已汝讀易至升可不思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然後用見大人也至恒可不思君子以立不易方然後利有攸往也讀詩至皇皇者華可不思君子有禮於朝有功於國然後使之世禄也噫止軒謂與王氏立名立字有三世定數在余亦謂若王氏慎思慎行有三槐定期在歸見宜山公呈此軸見不肖無雄章傑句而區區與字説下註解語亦必為之一笑至元庚辰十月二十有二日敬跋

跋俞娛心小藁

余嘗謂北詩氣有餘而料不足南詩氣不足而料有餘如娛心所作其欲兼之者歟故喜為之書

跋梅臞小藁

至元壬午余取道建安得任君君晹於稠人中雖未語蓋風神態度望而知為佳公子也方囊琴束書東奔西竄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有詩文數百篇號梅臞小藁士之題跋者莫不憫其窮而不堪其憂余獨以

為不然聞君在亡宋時為大參宣憲之孫樞密丹山之壻自妙年登巍科歷膴仕處富貴三十年不有流離頓挫以刮其膏粱綺紈之習幽憂憔悴以磨其絲竹聲色之餘其何以得斂華就實之詩霜降木落之文耶今國家混一訪求遺賢如君之才學之名豈終老於此將見今日之小蘖必為後日大發達之具也君歸與梅語渠當頷余言

題張治書夢符所藏山谷書遺教經後

石夢符侍御所藏山谷書遺教經後有箕山晁說之等觀於高郵題識時靖康元年冬十二月也按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少慕司馬温公為人自號嵩山景迂生東坡嘗以著述科薦之由著作郎遷祕書監又除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以論不合去國葢是年出京避地高郵凡所書乃易嵩為箕較其時與跋江南後主詞翰後先為無疑但本集偶遺之耳自靖康丙午迄至元乙酉已一百六十載自劉吏部至吾侍御又不知幾姓能不墮

於埃塵灰燼今復觀於此豈無數存其間耶恨無景迂大筆發揮而鎮壓之聊以鄙語紀異庶觀者有考是年四月初吉邯鄲張某敬書於高郵客舍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巖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黄　琮

謄錄貢生臣趙　珍

西巖集卷十九

元 張之翰 撰

書

求復齋川行圖書

至元丁丑某為憲臺屬掾同監察御史霍君國瑞被命刷兩川行院卷冬十二月至漢中時陝西按察僉事魏君大初亦有分巡巴蜀諸郡之行遂成同途越二十有六日過利州渡嘉陵上三重嶺才數里許雪作望天梯

石磴滑莫可上不肖輒舍馬徒行魏霍乃力驅其前不半驛皆連墜梯磴間其險有不可勝言者蓋五者魏而二者霍也侵黑入葭萌驛酒再行太初舉盃相屬曰吾書生雖知有蜀道難何曽夢寐一見今親履其處亦平生奇絶之冠適與君同行君當以詩形容使為將來行役故實故作長句一篇曰墜馬前若俯且伏者霍御史也後如醉相扶者魏簽司也曰徒步更在百步餘者不肖自謂也由此不肖每有鄙語魏必次韻魏作不肖亦

如之後蜀中有録為東川唱和凡詩詞餘百篇竊讀之中間固工拙不同皆太初與不肖數千里往返紀行之所作也明年春别太初於興元偕國瑞入秦聞秦中有川行圖及覿乃好事者取不肖前詩語句此詩便是川行圖三字繪之也其摹寫甚妙因索圖呈參政左山公公慨然題其後後還燕士夫傳玩累月竟失圖於王仲謀内翰家僅存其詩到郢嘗語及孟郎中德卿已許别作一軸頃又得左山姪台元所畫後圖仍録參老詩於

左乞閣下一揺筆書三數百字於卷首使作者知圖之所以不惟不肖幸亦庶乎少補他日東軒全集中附載事跡之萬一閣下其諒之某再拜

傳

王仲玄傳

仲玄字子玄潞州壺關人父進母李皆簪纓家國初兵起流落德興又轉徙檀州子玄始生檀之仙臺里性淡薄不喜華靡稍長便振拔以耕鉏養其親以勞苦代其

兄與人交必誠實好讀書務踐履由是遠近稱其賢後
得製墨法遂居燕都不三數載名動縉紳雖曰鬻墨書
籍咸與焉或誘以厚利令改圖者子玄止之曰墨與書
息固微尚可近聖賢接鴻碩使子孫不墮壟斷中不過
貧儉而已又奚害故終身守其業初十五六在仙臺之
白家寺見白金一篋時寺僧逃去不能知其孰遺乃留
篋以俟越翌日復至寺有主段禪訪其篋詢得實而盡
歸之一日坐墨肆有客買細硯見肆中所賣硯即欲持

去子玄以實告茲庸石也果細當求其家良硯則可渠嘆謝而去曩歲累奉旨造墨選墨工數十人俾領之子玄嘗入山林立洞窯取烟之遠者造龍團至千餘餅悉極其精妙每進上甚嘉賞賜酒盡醉當時王澹游李虛舟王鹿庵諸公俱有詩文見贈盖平昔孝敬廉信類如此年七十終於家娶黃氏再娶秦氏生一子名德修余為述其行事與時史家叙卓行之士庶幾有考焉

碑銘

故昭義軍節度副使王公碑銘

磁為州令邑四自唐至宋宋而金名士輩出每與通都大郡相頡頏蓋山川英靈之氣鍾於人若此近世即如樂御史舜咨曹徵君子玉胡太守國瑞諸老雖大變後流寓於邢於相以殁其聲華行業亦未嘗不為吾鄉重故昭義軍節度副使青峯王公乃諸老中重吾鄉之一也公諱無咎字安卿世為磁之武安人祖諱德祖母華陰曹氏父諱植娶同邑吳氏再娶同里徐氏五子公徐

女之季也資警悟儀幹秀偉眉目如畫幼習舉子業年十七赴試平陽是歲聖人有金城賦得薦報者至喜曰教吾兒學今已中舉吾瞑目無憾矣自是馳聲塲屋兩至御簾當金季宗室維宏開閫林慮制許選河朔終塲十八人命之官公主魏縣簿時天下亂不樂仕進挈妻子隱之山中當路者復薦授昭義軍節度副使勉爲一起即移疾去聖朝龍興晉趙間猶反側獨平定樂和等處總帥聶侯珪梢撫定往依焉侯遇以禮居平定顔鼻洛

山水可愛遂築室沾山下有秦溪二别墅杖屨往來因家其間自號青峰亦號三休青峰武安山名示不忘本居無事喜作詩不道尖巧艱澀語吟詠性情自適而已生平得古律若干目曰青峯詩集傳於家為人誠厚樂易犯而不校有古君子之風嘗與元遺山李敬齋游尤為二公愛敬我嘗相夫君峩峩峩稱天官玉樹臨春風緑髮顔渥丹不珥銀黄貂亦當切雲冠此非遺山題秦山圖之詩乎先生廣博易良所以感動人人之喜意若張

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而與天地同和此非敬齋哀輓之辭乎生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卒春秋六十有六甲寅六月八日權厝巳城北原敬齋私謚曰文靜先生公之出處可知已夫人霍氏再娶張氏司農少卿維藩之女子男三人長曰臣次曰構奉訓大夫國子司業次曰禮女一人適平定縣丞楊茂材男孫四時中時業時意時昭女孫五人長適樂平張驥次適賈羊次適孟其次適太醫院令史張遇餘幼曾孫四里

堂塈庢至元壬辰將祔葬於武安鳳臺鄉徘徊里先塋

構録公行實須鄙文以表其墓噫其去鄉有年前所謂

樂曹胡三老近聞比葬州之西山果遷公歸將見羣仙

並遊於雲烟縹緲中吾州山川之氣復還矣構字嗣能

文學事業克世其家昔在封龍同登敬齋之門在神鉦

同訪石嶺之墳在京師同掌憲臺之文相看華髮義其

可辭銘曰

猗公生兮抱負奇遭世難兮尼所施築泰溪兮結茅茨

山幽深兮水清漪春猿吟兮秋鶴飛適吾意兮昌厥詩顏渥丹兮霜鬢髭玉樓成兮去莫追故鄉杳兮天一涯鄉之人兮空嗟咨彼蒼蒼兮果誰知貴在子兮乃後期澹清風兮久無姿䰟兮䰟兮早來歸不安此兮欲何之

大元故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趙公神道碑

銘

國朝肇造區宇起自朔方一時豪傑多出雲代間葢天開大統必有乘風雲依日月佐命之人共成之雖文臣

武將後先不齊其建立設施歷歷皆可稱故榮禄大夫
中書平章政事趙公尤勲名之烜赫者也公諱壁字寳
臣世為雲中懷仁人高曾忘其名大父諱貞父諱伯山
隱操晦畆祖母郭氏生七男唯伯父某洎父伯山在餘
不知所向母李氏生二子長佛祐學浮圖法次即公也
初母李痛趙氏昆仲不文嘗仰天自誓我若有子必令
讀書及公稍長從九山李微金城蘭光庭學朝誦暮課
一日千里年二十三有薦聞於上召至行宫愛其精敏

但以秀才呼首下漢境徵四方名士自後王府事咸與焉憲宗臨御總六部於燕年少氣鋭嚴而不苛拯時善政多從公出由是天下知其名其奮發有如此者壬子偕朝貴莽噶拉開府史公為河南經畧使河南甫罹兵亂民不聊生辟前進士楊果陳紀為之佐楊後參大政西庵公也至於鋤强暴屏盜賊造楮鏹立屯田固邊壘廉郡邑年未朞境内熙熙以治最稱其惠養有如此者丁巳阿拉克岱爾會計河南陝西諸官府金谷用深刻吏設

羅織百四十有二條諸官無所逃禍時莽噶拉以國人兔史公以大將黜一意在公人為之懼公安命自若無異平時屢鞫人於前欲令侵公竟不能汙以私每詰渠辨析案憑致渠怒端立拱竢怒已復辨如初果得有勒賞物上知無罪代還之其處置有如此者是年上得懐孟為湯沐之邑俾總管郡事王師南伐擢江淮荆湖經畧使方渡大江圍武昌武昌守將傳賈似道語請一近侍相見公慷慨請行上諭曰汝登城坐立必向我視彼月

城築否望我旗動當還遣三千卒送至城公奮身直上太尉宋京坐軍中白刃環列揖公曰北朝不進我朝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割江為界俾南北生靈息肩何如公曰上駐濮州未拜旗時汝國遣行人來議尚可今已渡江江南之地悉為我有何為出此言賈安在將與面語京遣疾足未報久之旗動約再議而回上甚嘉賞其膽畧有如此者庚申上登寶位建元中統陞燕京等路宣慰使都城新供蜀兵府藏空竭手校簿書得豪貴侵盜

逋負錢數萬計乘輿北征民不擾而軍用足立中書省
拜平章政事制有素閑朝政久輔朕躬柱石廟堂經綸
邦國之語中外鼓舞百度一新其毗賛有如此者二年
兼大都督官領諸軍三年李璮叛從宗王哈必齊往討
行山東等路中書省事睿旨蒙古漢軍聽其節制迄其
事未嘗語人璮入濟南進兵圍城餉饋不給事變叵測
公稅近地二十四里内居民麪米羊豕以濟越三日運
軍始至繼則史開府同主兵仍領供須悉心恊力遂平

壇其權變有如此者至元改元官制行加榮禄大夫分省併郡縣轉官吏所臨河南大名衛輝懐孟彰德諸路壤地最大事務最夥不三閲月同他省報辦四年改中奉大夫樞密副使輿情為公欝公處之甚安其明達有如此者六年宋荆湖制置吕文德遣人約降詔以公馳驛鹿門山與都元帥阿珠議可否俄同行帥府我軍圍襄樊宋大將夏貴領兵五萬泝流來援適阿珠臥疾新野漢水暴發山下營屯漲没幾盡公防貴夜入禁將士

不得譁選精騎據要冲分舟載物達曙乃定撫循諸軍
衣不解帶七晝夜忽月下望貴船欲東公領單騎出鹿
門山行深林汙溝一舍許後兵方至伏道左奪舟五呼
聲大作南軍隨走使人襲貴貴振慴不敢動詰朝阿珠
率諸將追騎兵公率水軍萬户解汝楫追舟師及虎尾
洲合戰貴僅脫士卒死者十六七獲戰艦五十一生擒
將士三百餘人其智勇有如此者會高麗樞密林衍擅
廢國王王植立母弟安慶公諂趣公自襄漢迴授資政

大夫中書左丞行東京等路中書省興師問罪師次襄平公遣使密奏麗國避兵江華島餘四十載雖云臣貢終莫肯出致柄臣恃險擅王位王實何罪衍今憂畏而死王有意出島臣等乞降詔許率兵護王還國然後遷島之官吏兵民於古王京量留屯守則彼可安民社我可息甲兵一舉而兩得矣上可其奏始軍島傍島因山繚海城五百餘里建却敵樓櫓三之一乃宣布德音申明號令不戮一人亦無秋毫犯而島人悉遷一如先所

言其籌畫有如此者東歸改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尋遷
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同列非其人憂深慮重食少
事煩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薨於位九月六日葬大都宛
平齊賈村北原春秋五十有七夫人二同郡張氏隆安
富珠哩氏中宮甚愛重俱賜冠帔子男二長仁榮奉訓
大夫同知歸德府事與人交無畦畛不以宰相子自居
次仁恭集賢院直學士朝列大夫云為舉措殊有父風
皆後公若干年卒女二人俱適貴族男孫二慶孫順孫

女孫六素哥柔哥彩哥宜璋巧璋壽璋姪男二仁勇仁毅姪孫四進達適遠公天資英爽風稜孤峻美鬚髯正衣冠望之似不敢近跡其心至坦夷平居寡言語遇論政事必反復詰難乃少休玉音有秀才舌之稱人善則揚貿已無慍或託之事初若不經意審當理合義入奏必朝語縷悉之又有出人望外者既可見其人不求知生平喜詩什尤刻意吏學以經濟為已任奉命即前艱險不憂盡忠報上怨謗不恤故動符聖意澤被生民為

多重然諾無泛交薦於故舊如上黨宋賔客道館於家出處不須臾離至一絲一粒無不俻人多義之自弱冠遭際出入將相功高名重殁於牖下是公之才德加人幾等矣葬後十六年夫人富珠哩氏持宋賔客所作銘并遺事來屬曰吾平章去世已乆雖埋銘無以表其墓未及請謚故也今二子繼殞諸孫俱幼第恐日就泯沒抱終天之痛幸紀述之某舊登公門受知不淺義其敢以蕪纇辭異時録功臣舉褒典贈官賜號當有名筆大書不

一書姑摭實而述庶幾有考焉銘曰

天祐聖元篤生俊賢麟走鳳騫公抱簡編召赴上前人莫有肩六卿總焉使星烱然于汴于燕渡江之先鄂墉孔堅平登而還飛龍在天乃慰乃宣乃付相權七十二泉汚為盜淵談笑洗湔併郡調官副樞曷愆安於左遷鹿門月懸虎洲浪掀奪彼戰船麗衍擅專王復𡨋捐不勞戈鋋歸來雪顛入省病纏訃音駭傳文武才難或得一偏獨公兩全出則橐鞬入則貂蟬將相聯翩玉泉南

壖衆山回旋拱木蒼煙欒石斯鐫樹之於阡垂裕千年

西巖集卷二十

元 張之翰 撰

碑銘

故文林郎安吉州録事叅軍葉公墓誌銘

至元癸巳冬十一月丙辰文林郎安吉州録事叅軍葉公壽七十六卒於家越明年孤子箕孫等從治命用其年某日葵湖州烏程縣九元鄉上湖塘先塋之側前期狀公實來乞銘且云先人瞑目時呼諸孤囑之曰死生

之託惟我郡侯西巖公最知己此疾必不起當求文以識其墓雖在九泉感德不淺余義不敢辭乃掇平生大者而撰次之公諱汝舟字濟川姓葉氏其先建寧浦城人由七世祖棊字安吉終吏部尚書贈少保華亭開國侯子孫遂家華亭曾祖鑄朝請大夫湖北安撫司叅議祖徵將仕郎父渠隱居不仕母孺人周氏公少奇頴力學而敏郡諸生試有司頭角嶄然常居其上宗淳祐中登詞科選進士第調慶元鄞縣尉以薦者力改池州司

理尋授饒州永平監毋憂不赴居無何潮西倉司舉為江灣鹽場及代除安吉錄曹國朝混一提舉松江儒學不閱歲而退同鄉贊水北衛公主義塾有莊凡教俊秀化良善廩困窮救患難使此風行於當時公贊成為多徙四壁立未嘗一日廢書六經諸子而下無不讀尤邃史學著史記通鑑筆義若干卷詩詞嚴文亦不苟有野渡雜稾藏於家晚歲喜作扁牓大字至揮灑得意處與張即之無辯自余知松江訪郡之前進士秖公一人

在每簿書錢穀之餘聽其評古今而論人物歷歷使人忘倦方學校議貢舉之法考程試之文而公已捐館此士論所以深悲而痛惜也妻宗氏先公卒子三人箕裘孫鼎女二人長適錢節僉之子大端次適夏福孫女孫二圓壽圓奴嗚呼若公者可謂位不究才者也是以銘銘曰

發由科第兮足以發身老於才學兮不足以療貧其抱負山海兮所試纔細流與微塵何山磷磷兮其水沄沄

埋骨於山水之間兮有不亡者存後之人兮徵此刻文

行狀

王君行狀

君姓王氏諱政其先上黨人後防宋亂徙相之臨漳遂家焉祖庭父元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李氏君生於太和辛酉年七十一以疾卒於家至元七年五月二十有七日也娶呂氏有子曰可與奉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事孫默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令史君

天資謹厚踶守恢宏當貞祐版蕩為父所携至陳之項城縣時河南廹隘民不聊生君甫十八獨於縣之梅亭里置田千餘畒應縣首户凡佃客不下數十輩有幼而壯壯而老不忍相棄去者然人遭歲計之難多仰給於君亦君得家翁之體能悦服於人而致如此其多如此其久也壬辰汴梁破人皆北渡君輙罄家之産以濟貧病仍以二車載鄉里不能全活者至㬑其妻徒行及河車為守渡官奪去君乃還相下回看曩昔之田園已無

餘業遂作往來之商賈積有豐貲始父嗜飲觀俳不作
治生計日招邀友舊或暢情自適以蕭散優游為樂君
每出必默留親書數帖為酒飯家所據還則會計之八
秩慶畢而逝母氏河南亂病卒寄以荒村君記其里名
相其地形瞑目自禱曰政他日若不死必當取母骸以
塋後甫定果如前言事繼母尤孝敬母亦盡其慈愛方
融融怡怡之際雖鄰里鄉黨不言不知為前子後母之
有異也晩年猶務恒産雖財雄城市亦未嘗輟居財計

故又於臨漳唐宋闢土田立市肆皆不勞而成功瀕河地淤艱於鑿井惟君至之明年首穿一井井隨甃則隨塌乃壓二甃者於其間有曰井底龍者一則忘之矣人運其甓自丑及辰方出二人亦無小傷後竟堅成之由是居人便於濯溉得供蔬食之甘行者飲以清涼得解暑途之苦一社之中至今稱之曰此王氏井實一段愛人之美蹟也予可與自幼喜讀書君嘗戒之曰吾不幸生長亂離中以致南奔北走易農作商雖不敢外乎四

民之列竟不能以儒術起家是所恨也故不忍再置汝於販鬻間汝當力學以成我志遂從府教劉梨莊學弱冠果有聲其詩文議論往往為輩行推許君又恐其師友之不廣交游之不多故每至則必待待則無不歡如龍谿孟内翰先生應召過相相之諸君相陪者固多後稍稍意怠君惜其貧獨飯奴芻馬於其家臨行又以禮臚仍遣可與送至大名而還其於鄉中文人勝士與子游從者周卹可知議者咸以可與齒髮方銳富貴未涯

而天不假君之年使至耄期得盡其榮養為可憾夫廣梅亭之田優於治家也載河南之人能於濟衆也留酒家之券順於奉顔也記荒村之櫬哀於舉喪也穿唐宋之井善於創物也就梨莊之學明於教子也奉龍谿之金厚於餽贐也有一於此尚宜不泯矧兹備具言可已乎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安陽之城村將求文以誌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謹狀

祭文

祈晴祭文

官民所繫租税為先不遇晴明將何變納令限期之垂盡適陰雨之相妨在船者苦其霖霪赴倉者病其泥淖其等催科政拙責重憂深用瀝丹忱願祈靈貺掃頑雲而收積潦升愛日而耀長安民蒙其休吏免其咎神功永頼敢怠歸誠

祭蠶文

維元貞元年十月某日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

事張其率華亭縣尹柴琳修竹鄉四十二保王瞻等以羊一豕一投澱山湖之水與蜃食而祭之曰天地生物各有攸居先王時山澤蟲蛇惡物害吾民者必驅除之乃已松江海之口澱湖水之心蜃之涵育變化此固其所然自去歲以來過湖者或見竹浮或見木沉取之輒死諸水前後已數人矣故歸罪於蜃蜃雉化也在淮為蛤在海為蜃其氣可以象樓臺其文可以飾尊罍後之說者又以蜃為龍蛇之類有角背鬣皆紅蓋神之也今

明天子嗣位山川百神罔不奉命旣無天官薦其味又無地官致其用蜃宜安淵潭而伏窟宅乃害人以死是飢而食之以充口腹乎怒而覆之以張威靈乎皆所未知蜃獨不聞水族之害莫如蛟鱷昔董奉除蛟以衍佽飛斬蛟以斂韓愈驅鱷以文陳堯佐捕鱷以網余郡牧也豈有坐視民罹其害而不問耶且澱之水近吳淞通大洋吾今與蜃約使蜃有知聽郡牧之言徙於江徙於海可一日而至也果冥頑不靈則余取前人去蛟鱷例

雖無雄文與夫靈符有巨網長劒二者在不得不與蜃一決余恐聽之不審復告之以辭曰水之險曰澱湖兮湖之惡有蜃居兮漂枯竹與朽株兮見則覆舟以隕軀兮哭父母而號妻孥兮嗟嗟死者復何辜兮余受命守土寧不憤渠兮乃投之一羊一猪兮期於遠徙不留須臾兮還此水為坦途兮能從吾言庶免爾屠兮但見波平風定有物為吐氣者之前驅兮

祭樂御史先生文

嗚呼夫士見稱於世者上乃為材德次乃為文章獨公文德二者皆具此所以馳聲問而騰煇光其持身也正其處心也良其立志也大其養氣也剛其接物於內也則春風和氣其臨事於外也則烈日秋霜真一代端奇之士逈乎拔其俗而異其常也昔者獻長楊之賦分仙桂之香小試一邑德澤雨滂佳氣百里煕煕洋洋牛刀武城故稱其治而能最於河陽及其入為御史落落堂堂豸冠巍峩愈露鋒鋩秋鴈寒鶚立峭行昂神聾鬼驚

惡伏姦藏是以肅清於京都振動於巖廊觀其持守聽其謀斷謂將進而大用或當執國政而提國綱者矣若之何忽時乖而運左值地老而天荒乃流寓於燕趙弗從世而偷徉蔑王侯輕富貴嫉諂諛懷剛腸以經傳而自娛雖老釋而不忘方潛心乎樂易等萬物於粃糠遽拳孿其一病竟莫愈於膏肓嗚呼時命不臧天道冥茫胡為乎使公不壽而康也哉嗟嗟公之逝兮蟠逆氣而不張蒼生為之絶望兮士林為之慘傷矧余生忝鄉梓

兮亦甞齒青衿之行失趨喪以祖道兮磁隔邢襄痛幽明之遽異兮涕霑其裳酹觴水之悠悠兮鵲山蒼蒼仰英靈而莫覿兮徒熱中以彷徨噫嘻吁尚享